

距柏林 896 公里

——随军采访四年

(三)

[苏]鲍·波列伏依 著

徐耀魁 姜励群

赵瑞联 赵瑞平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Полевой Б. Н.

Эти четыре года. Из записок военного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Изд. 2-е, доп.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78.

根据苏联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78年第二版译出

距柏林 896 公里

——随军采访四年

(三)

[苏]鲍·波列伏依 著

徐耀魁 姜励群 译

赵瑞联 赵瑞平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860×1160毫米 32开本 8.652印张 193,000字
1984年5月第一版 1984年5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900册

统一书号：7203·065 定价：0.87元

译者的话

鲍里斯·波列伏依(1908—1981)是苏联当代著名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是从新闻界进入文坛的。他早期的著作大部分已被译成中文，对我国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颇具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列伏依作为《真理报》的军事记者曾长期生活和工作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前线。他随军转战各地——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从攻克柏林到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讯……本书所记录的，就是他这个战地记者在四年战争生活中的所见所闻。

读者从这部材料丰富的随军采访笔记中，不仅可以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某些详情细节，而且可以了解一个军事记者的战地生活和工作：他是怎样以记者的眼光去观察和记录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物的；他是怎样发现和搜集素材的，他又是怎样进行战地现场采访和及时发回通讯报道的……本书所记录的一切，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书中既有情节，又有形象；既写了作者的感受，又有人物的对话；既有战争残酷场面的描写，又有革命战士乐观主义精神的刻画。在本书所记录和描写的众多人物中，既有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高级指挥员，也有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的普通一兵，还有全心全意支援前线的广大人民群众。读者不仅可以看

到德国侵略者烧杀抢掠、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为了效忠希特勒而无谓丧生、顽强作战的法西斯精神……

本书所收集和记录的素材，成了作者日后写小说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正象作者本人所说的，他后来写的一些著名小说，如《真正的人》、《我们是苏维埃人》、《黄金》、《大后方》、《维拉医生》、《我回来了》等，其主人公都是从这些战地笔记中脱胎而来的。我们在这部书里，可以看到这些主人公的原型及其主要事迹。如《真正的人》中的无脚飞行员；《我们是苏维埃人》中的女侦察员，《黄金》中的女打字员；《维拉医生》中的女大夫等。我国的文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以及对文学和新闻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都能从中受到启迪，学到某些有益的东西。

这部书原为波列伏依的战地笔记，后经作者修饰润色、整理出四部书，分别在苏联出版过单行本。这四本书是：《粉碎‘台风’计划》，《大进军》，《距柏林八百九十六公里》和《纽伦堡审讯》。一九七四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三十周年前夕，苏联近卫军出版社将这四本书分上下两册出版，书名为《这四年》。本书即根据该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第二版翻译的。中文译本拟分四册出版，每册包括原作的一部书。由于原书篇幅较长，描写过细，我们在翻译时删去了个别章节和词句，谨在此一并说明。

本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翻译的。全书译文最后由徐耀魁、姜励群同志校订。

一九八二，十，北京

目 录

路标旁的遐想.....	1
市政大厦上空的红旗.....	6
老友重逢.....	12
钳形攻势.....	17
让死神干等着吧！.....	20
我们的人增多了.....	26
哥萨克骑兵过时了？.....	30
叶科多夫大叔.....	33
强渡维斯拉河.....	37
快跑，波克雷什金来了！.....	42
音乐疗法.....	46
两个从天上降下来的人.....	48
终于起飞了！.....	51
当“天使”真难.....	53
与老乡重逢.....	57
在起义者的首都.....	59
小《真理报》及其它报纸.....	63
扬·什维尔马.....	65
特罗扬大尉支队.....	69

从《无产者》工厂来的青年人·····	72
结束还是开始? ·····	77
里沃夫卫戍区的战略家·····	83
准备完成伟大的业绩·····	86
目视侦察·····	90
琴斯托霍瓦的圣母·····	92
有几分神秘·····	100
作茧自缚·····	104
地狱之行·····	108
比尔基纳乌的黑雪·····	114
千面狼的袭击·····	118
渡口采访·····	125
“花大姐”殉职·····	128
佐弗因哈尔庄园的幽灵·····	132
俄罗斯人·····	138
德国的“第二鲁尔区”·····	141
以“苏联”命名的游击队·····	148
生来爬的东西决不会飞·····	152
“阿廖娜”行动·····	155
前线战况·····	160
施普累河上相会·····	164
“莱恩克狐狸窝”·····	168
四月二十三日于柏林·····	172
易北河会师·····	181
艾依森大街上的前沿阵地·····	188
元首的地下避弹所·····	192

苏维埃人的心肠.....	199
俄裔美军翻译.....	204
宝库被找到了!	214
最后一篇战地报道.....	218
国王珍宝的秘密.....	234
待丁香花盛开时.....	245
在被占领的柏林.....	251
从柏林到莫斯科.....	254

路标旁的遐想

在里沃夫市一个四通八达的广场上，竖立着一个陈旧的 路标——一根生铁铸造的柱子，上面横着几个箭头。箭头指着不同方向，上面分别标着：距克拉科夫——341公里……距华沙——392公里……距维也纳——783公里……距莫斯科——1408公里……距柏林——896公里……

当我今天又一次看到这个路标时，我不由回想起五年前庆祝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重新合并时，在里沃夫市举行群众大会那些欢腾的日子。那时我也曾经站在这个路标旁。周围人声鼎沸。狭窄但规整的大街上，洁净并精心修剪过的林荫路上，人潮如海。庄稼汉穿着五光十色、鲜艳夺目的服装，插着羽毛的大檐帽子，镶着毛边的短大衣和坎肩，妇女们颈上沉甸甸的项圈，花花绿绿的头巾和披肩——这一切在整齐的大街以及街旁那些文艺复兴时代和早期巴乐歌式^①建筑物背景的衬托之下，不免显得不平常。

从乌克兰西部谷地和山区前来的农民，有的不慌不忙地漫步在狭窄的人行道上，东张西望。有的则久久站在橱窗。有人在斯特立公园的长椅上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随随便便地安顿下

① 巴乐歌式为欧洲十六——十八世纪盛行的建筑物式样。——译者注

来，也有人干脆在人行道上靠墙的地方席地而坐，把装着生活用品的口袋摆在跟前，铺上一条单子，拿出吃的东西摊在上面，一边切着面包和咸猪油，一边咬着葱头，嚼着西红柿。

可以听到乌克兰语、俄语、波兰语，操什么语言的人都有。

路标附近是个喧哗热闹的旧货市场，很象革命成功后头几年彼得堡的旧货市场。这里可以说无所不有。有流浪汉的破衣烂衫，也有古老精美的织花壁毯；有包着银片、精工制作的猎人角笛，也有生锈的铁熨斗。木雕的耶稣和圣母玛利娅同维也纳小市的工匠粗制滥造的裸体女人像混在一起，摆在小摊上。贵族的一些生活用品和锈迹斑斑、破破烂烂的小五金放在一起。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一个身材高大、头戴圆顶礼帽、脚穿胶皮套鞋、身着拖到脚后跟的黑色长大衣的老年人，使我记忆最深。他胸前抱着一个兴登堡^①的半身像，塑像的鼻子已被碰掉。

“谁会买它？在我们这里，谁会需要这个兴登堡？”我自言自语地说。

老人抬起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流露出无限的悲伤和不满的神情。

“怎么能说‘谁会买它’？任何一件商品都会找到买主。军官先生您不晓得这个？您那么说话不合适。这可是件……”

五年过去了，现在我又来到里沃夫市。希特勒占据了整整四年。路标仍竖在那里，但早已百孔千疮。生铁铸造的柱子被弹片碰得倾斜了，指向克拉科夫的箭头被枪弹穿了两个窟窿。但路标总算保存下来。可里沃夫市又怎么样了呢？如果说五年前，当它筹

^① 兴登堡（一八四七——一九三四），德国元帅，一九二五——一九三四年任德国总统，狂热的保皇党。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把政权交给纳粹党魁希特勒。——译者注

备群众大会庆祝统一时，它象一个兴高采烈迎接客人入席的中年绅士，精神抖擞，那么现在它就象一个大病初愈、刚刚走下病榻的老人，衰弱不堪。

路标虽遍体鳞伤，却依然昂首挺立。箭头朝着西北方向、写有《距柏林896公里》字样的牌子上，不知哪个战士用粉笔清晰地写着一行俄文字：“算不了什么，我们徒步也能走到！”

广场上空烟尘滚滚，地面空空荡荡，只有一些纸屑和灰烬被炎夏的热风卷起，簌簌作响。从西郊和南郊阵阵传来大炮的轰鸣。顺风时还能听到对射的枪声。路标旁已设了交通指挥岗。一位体态苗条、双颊通红的姑娘，穿着一身士兵军装和高筒军靴，站在路标旁，用红色小旗指挥着满载风尘仆仆的步兵的汽车和坦克长龙驶向炮声轰鸣的方向。其实，“指挥”一词，我在此处用得恰当。姑娘无需指挥，她只需英姿飒爽地站在那里，指着路标的箭头所指的方向——西北，柏林，距此地八百九十六公里的柏林。姑娘只不过偶尔转过身去给涂有红十字的大轿车放行。

里沃夫市中心已收复，战斗在城郊进行。间或还有炮弹飞到市区。城市上空，不时飞来敌人的“容克”。“容克”轰炸机成群结队地向下俯冲，其势如巨石从山上滚滚而下。瞬间炸弹爆炸声和高射炮声混成一片。我觉得自己脚下地底深处好象有个巨型机械在开动，震撼得大地颤抖。我们的歼击机赶来，展开了空战。但是市区建筑的尖顶挡住了我的视线。空战的响声随着距离变远而逐渐减弱。

我又看了一眼路标：“距莫斯科1408公里”。这是红军战士已走完了的路程。现在，我们正从敌人手中夺回最后几百公里我国领土。回顾已走过的路程，更加鲜明地体验到我们已取得的胜利之伟大。

从莫斯科到里沃夫，我们一共走了三昼夜。我们的路线是：莫斯科——斯摩棱斯克——明斯克——巴兰诺维奇——布列斯特——科维尔——托马舒夫——拉瓦鲁斯卡雅。我们这辆“历尽沧桑”的“艾莫卡”牌越野车（就是由于车身涂得五颜六色而被我的同行冠以“花大姐”雅号的那辆旧车）一路上“快马加鞭”，车上里程表指针指示出的数字说明，三天之内跑了一千四百零八公里。我们经过的大小城市有好几十座，小镇和乡村有成百上千。所到之处，满目是战火荼毒和敌人侵占所造成的创伤。有的伤口已经结疤，有的正在愈合，在我们行程最后一段，那些伤口则仍鲜血淋漓。但是离莫斯科越远，战争留下的痕迹越少，这一点引起我的注意，也使我感到宽慰。布列斯特几乎被战火夷为废墟，令人难以辨认，古老的城堡变成一片瓦砾。但是过了布列斯特，我们却看到不少村庄完好无损，城镇受兵燹破坏的程度也比较轻。在河边渡口、林边空地和山峦脚下这类地方，多有敌军构筑的防御工事，以阻拦我军进攻的滚滚巨浪。公路两侧堆着被击坏或被焚毁的车辆、坦克、自动推进炮和各种口径的大炮。看到这种景象，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和科尔宋—舍甫琴柯夫斯基大血战的情景一幕幕油然浮现在眼前。

在科维尔，指挥交通的女战士给我们车安排了一名“搭客”，因为他正好与我们同路。这位“搭客”是个工兵上校，已有一把年纪，看样子战争的阅历颇深。原来，一九四一年他就这一带作战。他当时随军匆匆东撤时，边撤边在公路埋雷，炸毁桥梁，破坏电站……那些日子可真是够艰难的！这位上校第三次负伤后，经过住院治疗，现在伤愈出院，前往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归队。他一路上凝视着车窗外的景物，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偶尔也开口说几句话，仿佛是对沿途所见发表评述，

“从斯摩棱斯克到这里来的一路上，你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扔在草丛里的那些坦克？它们在那里锈成了一堆废铁，数目可真不少啊！在明斯克到布列斯特之间那一带，就更多了。我们的那些坦克可真不怎么样，别看开起来跑得挺快，可是过于单薄，太不顶事，用枪弹就可以打穿它们，这又怎么能用在这次战争之中呢？！你们看那个地方，”他说着指了指车窗外，让我们看渡口附近草丛里堆着的几个钢铁庞然大物。“德国的‘虎式’、‘豹式’，个头大，车身又坚固，就是中口径的炮弹也休想把这种大家伙的装甲钢板穿透。当然，就是这种‘老虎’我们也照样打，而且还打‘死’了不少。不过，打它们就和猎人打大熊一样，得花不少劲，并不那么轻松……”

苏联元帅伊·斯·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部队现在为解放里沃夫市郊进行着战斗，正在顺利地、完成粉碎勃罗得地区德军集群的计划。

里沃夫是丹尼尔·加里茨基大公在古罗斯西南边境前哨修建的要塞。建成以来，经历过无数次战争，也受到过多次围攻，但从来不曾有过与这次战役相类似的战事。这次战役已打了几天，但城市本身却几乎没有受到什么破坏。这又一次体现了科涅夫元帅的指挥风格。早在战争的第一年，当我的故乡加里宁市获得解放，科涅夫在加里宁前线接见《真理报》记者采访时，就曾经说过：

“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尽量避免巷战。在进攻敌人时，要迫使对方自动撤出城市，要采用引蛇出洞的方法把敌人引到城外交锋。因为巷战往往会造成多余的牺牲，也会增加不必要的损失。”

已经过去四年了。在这四年期间，我军战士们的战斗能力，将军们的统帅艺术都有了很大提高。不错，我们现在距离柏林还有一段路程，而且是相当遥远的路程。但是，现在我们当中有谁会

怀疑红军战士在指向柏林的路标上写下的豪言壮语——“我们徒步也能走到！”？我们一定会打到柏林的，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市政大厦上空的红旗

来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之后，我们没顾上向首长报到，也没顾上安顿生活，就绕过司令部所在的村庄，直接驱车前往里沃夫市郊。我们来到师报编辑部，决定在这里呆上两天。师报编辑是个年轻大尉。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他对我很热情。我还在洗刷旅途的风尘和充填辘辘的饥肠时，急性子的编辑就滔滔不绝地给我朗读起他刚刚脱稿的社论。题目很响亮，《古城上空红旗飘》。

“怎么样啊？带劲儿吧？”

文章不免有幼稚之处，但充满激情，真挚感人。不过眼前西郊还有战事，我觉得，发这样的社论为时尚早。

“是不是再等一下？”

“不能等了，明天就发，明天一定得发……怎么？您的意思是，里沃夫市还没有完全解放，是吧？不错。可是，我们不是已经把红旗插在里沃夫市中心了吗？这就是说，我有权利也有责任把这个事实公布于众，”编辑慷慨激昂地说。“这面象征胜利的旗帜在市政大厦上方已经飘扬三天了。”

“你能给我讲讲事情的经过吗？”

于是，这位豪情满怀的年轻大尉讲述了一段异乎寻常的事件。

原来，攻打里沃夫的战役打响以后，弗米切夫上校率领的近卫坦克旅冲进城内。旅部交给多诺纳夫中尉指挥的“近卫军”号坦克机组一个不同一般的任务——驾坦克冲到市中心，找到市政大厦，在大厦上面升起红旗。

“为什么一定是市政大厦？”

“为什么？您不知道为什么？”编辑咄咄逼人地反问。然后又不无卖弄地解释给我听：“里沃夫是座中世纪的古城，对不对？按照中世纪的传统，从丹尼尔·加里茨基大公时起，这里就沿袭下来一个惯例：只要你把自己的旗帜插上市政大厦，就算你攻下了这座城市，明白吗？”

“可是，到底怎样在敌人盘据的城市中心把红旗升起来的呢？”

“难于置信，是吧？您瞧，”说着，他递过一份政工部门的汇报材料，上面简单记述了事情经过。七月二十二日“近卫军”号坦克第一个驶入市中心，开到市政大厦跟前。报务员马尔钦科率领几个战士跳下坦克，潜入楼内，爬上楼顶的尖塔，升起了红旗，“近卫军”号机组在城里连续作战六天，消灭了一百多个法西斯官兵，击中、烧毁七辆德军坦克。

我反复读着这份材料。哪个战地记者来到一个新的战线不希望“打响第一炮”，不希望碰上类似这样能够引起读者注意的材料呢？我当然也不例外。我边读，心中边盘算，消灭上百个法西斯这部分可以省略或少说几句，七辆坦克虽说战绩辉煌，但也可以不提或捎带提一下。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单车闯入敌占城市中心并把红旗插上高高的楼顶塔尖这一事实。事情本身是非常动人的，但是只靠这么一份干干巴巴的汇报材料，可写不出象样的东西来。

我邀请我的新相识——热心的大尉编辑与我同行，在里沃夫

城内寻找“近卫军”号坦克的踪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坦克部队流动性很大，根据战斗的进展，随时调动。寻找一阵，毫无线索。我心想，就此罢休算了。客观条件既然如此，也只好放弃初衷了。反正，关于勃罗得-里沃夫战役的综合报道，已经足够做我到这一新战线来的见面礼了。但是我的新朋友可不是那种轻易善罢甘休的人。何况他具备对于记者来说最大的优越条件：他认识师里所有部门的所有人，所有的人也都认识他。他下到师里，简直如鱼得水。他也想就插红旗这件事详详细细地写篇东西。所以，哪怕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他也是穷追不舍。我受到他热忱的感染，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东跑西颠起来。

我一边跟着他跑路，一边回忆往事。类似情形我以前也曾遇到过。那是我刚刚当上《真理报》军事记者的时候。当时我军某部为收复我的故乡加里宁市展开激战。部队中有人传说，一辆坦克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西部（正是从西部，即从敌后）冲入被敌人占领的市区，边走边打，一直冲到德警备司令部，猛射了一阵之后又继续往前冲，撞翻了几辆满载德军步兵的卡车，还开炮击毁了敌炮兵掩护队，然后冲过城市东郊的哨卡，出了市区，进入我军阵地。那时，我也和现在一样，前去追寻那辆坦克的踪迹。加里宁市一解放，我马上寻访有关见证人。他们告诉我说，见过一辆坦克，他们还领我去看了遭到猛烈射击的德警备司令部和堆着被撞毁的卡车和被打死的德国步兵的地方。但是，关于那辆坦克和机组的具体情况，却什么也没了解到。我心中疑惑，是否真的有这么一辆坦克？也许只不过是那艰苦岁月里人们出于对英雄业绩的向往而传诵出来的传奇故事。

这一回，红旗被插上市政大厦上空。经过究竟怎样？我们来到市政大厦。窗上被打碎的玻璃，墙上冲锋枪的弹痕，掀掉的门扇，

这一切都说明，这里确实有过短促的战斗。陪我前来的大尉真是神通广大。他在楼梯底下的斗室里找到一位看门老人。德军占领期间，他也没有离开自己的职守。不过，他是否看见了升旗经过呢？

“天哪，怎么会没看见呢？就是我给那几个当兵的带路，他们才找到楼顶的呀！要不，他们怎么认得路呢？那天，德国鬼子正收拾东西，焚烧着什么文件。突然，象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出现了一辆坦克，猛地在大门口刹住车，把炮口对准了大门。接着，从坦克里跳出几个当兵的。有个黑脸膛的，长得象个茨冈人，手里拿着一面红旗。德国人从窗口向他们开了枪，可那几个人一溜烟就钻进了大厦。黑脸膛的小伙子跑到我跟前，他会说乌克兰话，也会说波兰话。他说：‘老爹，求你给我带路，我需要上楼顶。’我就带他们去了。这个小伙子顺着梯子往楼顶塔尖上爬，别人在下边对付德国鬼子。他爬上去以后，把旗子捆到旗杆上升了起来。可是他下来的时候后背中了一枪，摔了下来。他的同伴背起他跑到大门口，钻进坦克，把他拉走了。事情就是这样。”

离开市政大厦以后，我们在市郊找到了近卫坦克六十三旅指挥部。弗米切夫旅长到营里指挥战斗去了。参谋长正俯在地图上察看着什么。他疲惫不堪，眼睛布满了血丝。他好象弄不懂我们为何而来，也弄不懂我们要了解“近卫军”号坦克的哪些情况。幸亏一位刚从战区骑摩托来的年轻联络官走过来热心帮忙。他正好前来核实报功请奖的材料。他告诉我们“近卫军”号六天内击毁敌坦克六、七辆后，昨天被击毁。车长多纳诺夫中尉牺牲，炮塔射手莫尔德维诺夫和驾驶员苏尔柯夫上士负伤，报务员马尔钦科送到医院后死去。联络官在图囊中翻了好一阵，找到了卫生营的地址。